

全国重点大学中文系主任会议专辑

大理行

杨振昆 段跃庆 主编



● 云南大学出版社

目 录

序一	段增庆(1)
序二	刘凤泰(4)
大山与小小的酸石榴	孙玉石(8)
难忘大理行	赵 明(17)
第二种风景——游大理有感	李保均(20)
情系大理	李丛中(27)
大理行琐记	苏关鑫(33)
从“北大荒”到白族乡	曲若镁(41)
大理寻梦记	柯 杨(48)
濛濛烟雨浓浓情	高宁远(56)
游大理古城	罗宗强(62)
情系清碧溪	傅光宇(66)
“到蝴蝶泉去”!	陈一辉(71)
洱海食鱼记	谢昭新(77)
大理石情思	杨振昆(80)
大理石回味	马鼎三(87)

画意诗情三道茶	盛新华(91)
回味无穷的白族三道茶	张廷芳(96)
南游三月	李白坚(102)
故乡行	段炳昌(108)
大理,愿你更美	龚翰熊(114)
访巍宝山二章(外一首)	张文勋(117)
小普陀杂咏(四首)	马鼎三(119)
大理行(四首)	段跃庆(121)
大理佛教艺术巡礼	陈允吉(123)
从《爨龙颜碑》看汉文化对爨文化的 巨大影响	姜宝昌(134)
后记	杨振昆 段跃庆(142)

序 一

●段增庆

大理是闻名遐迩的我国历史文化名城，风景名胜区和白族之乡。

远在三千多年以前，这里就出现了精美的青铜器和早期的水稻生产技术。公元前一〇九年，汉武帝曾在这里设置叶榆县，公元八世纪至十三世纪，这里为南诏、大理国王都所在地，曾经是云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又是与东南亚各国文化交流、通商贸易的重要门户。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白族人民在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努力吸收中原先进文化，为丰富祖国文化宝库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如在唐代，白族人民创造的大型歌舞《南诏奉圣乐》就曾轰动当时的首都长安，被列为唐朝宫廷音乐十四部之一；宋代大理国画师张胜温所作的《蛮王礼佛图》画卷，长达十丈，描绘了六百二十多个人物，“相好庄重，傅色涂金”，被誉为“南天瑰宝”。现存的南诏太和城遗址、崇圣寺三塔、南诏德化碑、元世祖平云南碑等，就是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最好的见证。

大理风光绮丽，景色诱人。苍山如屏，洱海似镜，素有“东方日内瓦”的称誉。古往今来，它曾为中外旅游考察者所瞩目。公元前十三世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在这里留下了他的足迹；明代著名学者杨升庵曾在这里留连忘返，发出“山则苍笼垒翠，海则半日拖兰”的赞叹；我国大旅行家徐霞客芒鞋藜杖曾在这里苦行数月，发出“松阴塔影，隐现于雪痕月色之间，令人神思悄然”的讴歌。至于历代墨客骚人赞美、吟咏这里的诗文则更是不胜枚举。

大理是我国白族的主要聚居地，白族在生产、生活各个领域都保存着自己鲜明的特色，白族的建筑古朴典雅、雕刻玲珑剔透，庭园里“家家流水、户户养花”。白族妇女的服饰，色彩明快和谐，清新秀美。白族的民族节日和集市，内容丰富多彩，如绕三灵、栽秧会、三月街等。白族人民的性格开朗、幽默、健谈，从他们的全部生产、生活中，会使你感受到浓郁的民族风情。

总之，大理是一块集历史文化、湖光山色与民族风情为一体的我国西南边陲的一块宝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里的工农业生产、教科文事业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显著变化。大理正敞开自己的胸怀，迎接着国内外的八方宾客，来大理投资、经商、观光、考察、旅游。可以预计，在不远的将来，大理将以更崭新和独具特色的风貌走出云贵高原，走向世界。

今年盛夏，全国重点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期间，全体著名专家教授亲临大理考察参观。短短的两三天内，专家教授们领略了大理悠久的历史、美丽的湖光山色和迷人的民族风情，从而生发出许多感受，大家把耳闻目睹和亲身感受写成文字，见诸于报刊。这次

会议主办单位的云南大学中文系，把各位专家教授写大理的文字汇编成册，取名《大理行》，公开出版，这实在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作为长期长于斯、工作于斯的大理地方领导集体中的一员，我真诚感谢各位专家教授对大理能有这样一份爱心，这样一片深情；真诚感谢云南大学对出版此书所付出的劳动。同时，我也诚挚的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科技界、教育界、文化界以及其他各界的朋友们来了解大理、宣传大理，为把我国西南边陲的这块宝地建设得更加富裕、美好而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一九九四年八月于大理

（作者系大理州委副书记）

序 二

●刘凤泰

云南在我国西南边陲，有大自然造就的奇异风光。从古至今，汉族和众少数民族一起，在这块四季如春的土地上，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留下了许多美好的传说。许多伟人、文人墨客不畏艰险，跋山涉水，饱览了昆明、石林、大理、西双版纳等地的风光，留下了不朽的诗篇。

今年夏季，全国重点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云集春城昆明，在云南大学交流办学情况和教育改革经验，共商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国家教育方针、政策，探索教育改革新路子，提高教育质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更多更好的合格人才。

会议期间，正值云南大学校、系领导研究制订到2000年的规划，把学校办成国内外著名大学。全校教职工热情高涨，到处呈现出生气勃勃的景象。与会专家教授深受鼓舞。

云南大学非常好客。在中文系的盛情邀请下，与会专

家教授乘车沿着中缅公路西进，经过崎岖险峻的盘山道，于当天下午顺利到达大理。大理是一座历史古城。公元737年，蒙舍诏的皮逻阁在唐朝的支持下统一了六诏，建立了南诏地方割据王朝。公元902年，郑买嗣灭南诏国，建立“大长和”国。后来，几经战乱，政权交相更替，于937年，段思平灭了“大义宁国”，建立了“大理国”。从此，大理便成为以洱海为中心的白族地区的专有地名。

大理的风景如画。专家教授们先是游览了闻名于世的苍山洱海。当天上午，洱海风平浪静，那干净透明的海面宛如一碧澄澄的蓝天，给人以宁静而悠远的感觉。泛舟漫游洱海，只见岛屿、岩穴、林木、村舍，令人赏心悦目。后来突起大风，下起濛濛细雨，只见洱海烟波茫茫，一张张帆船乘风急驰而过，一列列拖轮带着马达轰鸣破浪奔向远方。看苍山，雾气腾腾，山峰直插云端，时隐时现，构画出一幅气势磅礴的图画。风景美不胜收，令人心旷神怡。尔后，专家教授们又参观游览了蝴蝶泉、洱海公园、三塔寺、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大理师范专科学校，观看了大理白族自治州为专家教授安排的白族三道茶文艺晚会。每到一处，专家教授们被那迷人的自然风光和神奇的传说所陶醉，情不自禁地用歌舞表达自己的愉快心情。在游览洱海的船上，兰州大学柯杨教授唱起了西北民歌“花儿”，北京大学孙玉石教授唱起了东北小调“小黄狗”，复旦大学陈允吉教授唱出了上海评弹，杭州大学陈一辉副教授唱起了“潇洒走一回”的歌曲；西藏大学张廷芳副教授边歌边舞，把西藏农奴翻身得解放，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

局的心情表演得有声有色。云南大学段跃庆副教授是一位年轻有为的诗人。他生长在大理，对大理怀有深厚的感情，用自己的笔为大理写了不少优秀的诗篇，赞美大理的风光和英雄的大理人民。请看他游蝴蝶泉的一首诗：“人流蝶影足徘徊，造化神奇锦绣堆。我爱一泉清绝景，弥空烟翠扑人来。”

大理师范专科学校象一颗明珠镶嵌在大理市下关北部。自建校以来，培养了成千上万名大学毕业生，为建设新大理作出了贡献。专家教授们参观了校园，听取了学校领导介绍的情况，被大理师范专科学校全体教职工艰苦创业，勤俭办学，坚持正确方面，为地方教育事业和经济建设培养人才的精神所感动，纷纷表示学习大理师范专科学校艰苦奋斗的精神，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为教育事业作出贡献！有不少教授当场表示愿作他们的兼职教授，承担为他们培训师资的任务。

两天的大理行结束了，时间虽短，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专家教授们被大理的风光所吸引，被英雄的大理人民的创业精神所鼓舞，被大理人热情好客的精神所感动。人们都在思考，用什么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呢？云南大学杨振昆教授写《大理行》书的倡议如一把春火，点燃了大家的心，立即得到响应。

这次到大理参观学习的30多位人员中，都是中文系的专家教授，有从事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教学研究的，还有从事民间文学、写作教学研究的。其中，有四位博士生导师，还有不少国内外知名的专家教授。这么

大的阵容写一本书,可以说是少见的,其质量是可想而知的。用《大理行》来宣传大理美丽的自然风光,神奇的传说,英雄的人民,让国内外的人了解大理,前来大理参观学习,饱览大理风光,这是表达专家教授心情的一种好形式,是送给大理人民的一份珍贵礼物。但愿《大理行》出版后,能够在社会上引起一些反响,起到很好的作用。

1993. 12. 23. 于北京

(作者系国家教育委员会高教司文科处处长)

大山与小小的酸石榴

● 孙玉石

人生中,许多大事儿,往往并不那么叫你动心。相反,偶然遇到的一些不大起眼儿的小事情,却令你很动感情,会引起你的联翩的浮想。在大理,或者说,在去大理的路上,在大理逗留的短短三天里,我重又经历了这样的一番感受。

大理真是我国西南高原上的一颗闪亮的明珠。那里有说不完的神话传说和一串串的历史故事。我这里讲的是真实的而又没有故事的小事情。或者叫做一堆散乱的思绪吧。

离开大理已经几个月了。我总是忘不了那里的山山水水,忘不了那里的一些事情。这中间,去新加坡参加世界作家周,到韩国参加他们的一位大儒学家宋时烈的国际学术发表大会,时间过得真叫匆匆,手头的事情纷繁杂乱;有不少新鲜事儿,又一堆一堆地进入脑子里。加上有时我懒得动笔,没有随手记下一些应该记下的东西。那些大理自然风光景物的美丽,大理之行的种种所见所闻,诸

处名胜古迹花样繁多的名目，似乎可以说是忘得差不多了，难得再一一记起它们来，更不要说留下什么一鳞半爪的文字痕迹了。

但是，人们心里的痕迹是很难抹掉的。这明证就是，有两样我作为这次大理之行的纪念的东西，直到今天还赫然地摆在我房间的书架的玻璃橱窗里面。他们象是两只炯炯发光的大大的眼睛，时时地看着我，刺痛着我的心，不断地唤起我对于祖国西南高原上那颗闪亮的明珠一种充满甜蜜而又酸楚的回忆，一种难以说得清楚的复杂的情思。

两样东西就是：两块插放在咖啡色木架上的大理石板画；一个已经完全干瘪，没有一点水灵味儿，然而还残留着一点淡淡的红色的枯石榴。

石板画是大理的名产。太名贵的，自然是买不起的；稍普通一点儿的，还可说是物美价廉。只要自己喜欢，花上十几元或几十元，买上它一块，也值。在蝴蝶泉，在三塔寺，在南诏古城的商店，在大理市自由市场的地摊上，我买了好多块。回来以后，都当做旅行中远道带回来的纪念品送给朋友了。我自己只留下了两块。

这两块大小一样：在一块直径六、七寸，厚薄不到三、四毫米的石板上，生着许许多多天然的花纹。由这些花纹构成了种种图像，每一个图像，都活似一幅小小的水墨丹青。你看吧，一幅是这样的：整个石板的下半片，是黛黑色的连绵起伏的山岚；上面，则萦绕着弥漫的白雾；而于似乎还在飘动着的云雾里，淡淡的远山的影子，似有似无，如仙如梦；起伏的山上，好象还点有树林的影子。在大山的山脚底下，一抹淡白，几点墨痕，又似一片烟村，一湖秋色，远远近近，朦朦胧胧，好象一幅“秋山晨曦图”。看上

去，真还有那么一点儿“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古诗意境的味道。另一幅，带一点赭褐与淡青的颜色，画面也是烟云升腾弥漫，远处有淡淡的山影，时隐时现；近处是于云雾中露出的峥嵘耸立的峻岭与险峰。画面十分开阔，背景悠远无边，看去给你一种清心爽目之感。记得十四年前，一场大雨过后，我与刚刚步入中年的几位朋友，早晨登在峨嵋山上，看到的，就是此番令人心旷神怡的壮丽的景象。平时工作累了，站在书橱前，看看两幅小小的大理石板上的山水画境，用想象去添补那些空白，不但于欣赏愉悦中得到小憩，也颇可以引起各种各样的富于诗意的联想来。

有一点却非常令人遗憾。在两块石板画上，都写上了一段所谓的七言诗句。什么“云风清山千年秀”，什么“青山不老春常在”，字写得叫人实在不敢恭维，诗更俗气得不堪足读，短短一句“诗”里，还硬塞上个把的错别字；而且，在歪歪扭扭的字的后面，又装模做样的都画上了一个红色的印章。这番用心实可佩服，其结果却让人看了之后，觉得俗不可耐，完全破坏了画面的那种天然美。说得不好听点儿，真是叫你感到有些“惨不忍睹”。记得在三塔寺，和南开大学中文系研究中国古代美学史的专家罗宗强教授一起，在热闹的个体摊贩那里买大理石画，曾经问卖者：“有没有不写字的？”他们均答曰：“没有。”而且，都拼命地推销说：“有字的比没字的好看喽！”我们只好一笑了之。

由此，我联想起从昆明到大理几天里遇到的一些小事。最快乐也最难忘的，是乘船在洱海上游览，站在船舱外的甲板上，看万顷碧波荡漾，一望无边的湖水，清澈如镜，一尘不染；时时还有自由自在的水鸟，一群一群地，在浪花与碧波间翻飞，掠过船边时，向人们发出友好而纯洁

的叫声。有时，我们在船舱的休息室里，年青的和年纪大的老师们一起，有唱有笑，载歌载舞。从五十年代那些难以忘怀的歌声，到当今最流行的“潇洒走一回”，从青海的“花儿”，到白雪皑皑的西藏满带着洁白的哈达味儿的“在北京的金山上”，甚至忘情地跳起了那个叫人心酸也叫人无法忘记的年代的“忠字舞”，……这群几乎多数是已经年过半百的大学教授们，平时在学生面前不敢稍有怠懈，而今天，在教学和工作繁忙的一点余暇里，忘记了烦恼和痛苦，没有隔膜，没有陌生，没有羞涩，他们以相互的友情和真挚，点燃起了心中的那一缕无法泯灭的最纯洁也最神圣的火焰。他们用自己的歌声和舞姿，为自己的生命已经或正在作出的奉献，为自己所倾注心血的培育人们灵魂的最崇高但又最清贫的事业，作着心与心的交流，用自己的热情融化别人心头的一丝丝积雪，给这短暂的相聚添一点欢乐。他们心里都有一种自豪感。在没有被物质与金钱污染的大自然的怀抱里，他们好象又变成了一群天真的孩子。

从游船上下来，遇到的却完全是另外一番“风景”。

从岸边一直到很远的地方，一群一群的女孩子，手里拿着各种小的劣质的玛瑙等工艺品，围着这些新来的顾客“抢卖”。她们不断自己往下杀价，你不买，就追着你，拽着你，把东西往你的手里塞，硬是让你掏出钱来，才算“大胜”而完。她们一直追到你的汽车边上，即使你怎么说不买，她们还是拼命的向你“倾销”，甚至将手伸到车窗里，想尽法子来让她的生意成交。直到汽车开了，这幕“抢卖图”才算结束。

坐在汽车里，我与其他朋友都交换着在这场抢卖战里上当的情景。于宁静之后，心里总是有一种难以说清的

苦涩之味儿。这些女孩子，有的正还是受教育的年龄，她们为什么不去上学，而在这里浪费自己宝贵的少年时光呢？有些孩子，到了赚钱养家糊口的年纪，作点生意并无不可，但是那种抢着赖着卖东西的本领，委实叫人感到可畏。她们的文化教养实在太差了一些，她们过早的失去了学习的时光。我暗暗地为她们难过。我沉思中，游艇上那种轻快的感觉，几乎全都被轰毁了。疲惫中，头微依着车窗，如恶梦般的又想起另一件小事来了。

是在从昆明到大理的路上，到一个忘记叫什么名字的小镇，汽车稍作短暂的小憩。在很冷清的街上，卖东西的人几乎没有几个。我和罗宗强教授刚刚漫不经心的走了没几步，突然，一个小男孩儿出现在我们面前。他提着一个已经半旧了的小篮子，里面装的是十多个石榴，还有几个很小的青苹果。他站在那里，仰着头，一双带着渴求的模糊之光的眼睛，向上望着，似乎要我们买他的东西，又羞涩地不说一句话。看上去，他只有七八岁的样子，甚至可能还要更小一些。我们动情了，当然也为了尝尝鲜，就走过去，指着石榴，问那个小男孩儿：“多少钱一个？”他用很轻的声音说：“五角。”没有讨价还价的心境。每个人买了两个。付给小男孩儿两块钱。上车后，我掰开一个石榴，里面籽粒很小，放到嘴里，又酸又涩，吃了几颗就放在背包里了。一路上，不知为什么，我总是忘不了他这个小男孩儿，总是忘不了他那双带着渴求的模糊之光的眼睛。

离开大理的前一天下午，我们在大理师专开最后一段教学研讨会。大理师专的校长向大家很详细的介绍了他们十年生聚，十年创业的经过和情景，他们怎样为培养少数民族边远山区，贫困地区的中学教师，作出了令人敬佩的贡献。听了之后，我掉了眼泪。我想，我常常抱怨，国

家对我们教师的待遇太不公平了，这是应该改变也必须改变的事实，但是和他们比起来，我们的生活，自称是“贫下中农”就感到非常惭愧了。他们是祖国西南边陲的民族真正的脊梁和希望。他们的经历和存在，是古老而美丽的大理城中的一片璀璨的精神风景线。

一路上，我看了许多，想了许多。蜿蜒升沉起伏的千百万人的血汗与生命筑成的滇缅公路，如祖先的鲜血浸染而成的红土高原，浩瀚无边的洱海与终年积雪不化的苍山，一直拨动着我心里的诗情。因心绪的杂乱，始终没有理出一点光亮来。这时候，洱海边那些不快的情景，路边那个小男孩儿渴求的眼光，大理师专普普通通的教师们精神丰碑，我的诗情一下子被点亮了。

那颗酸涩的石榴，应该回到树上去。那个街头的小孩儿，应该回到学校里。

为此种种，为了大理以及所有的造就人的灵魂的人们，也为我们自己，我从心底，终于唱出了这样一首久已想唱的大山之歌，这歌的题目，就是《山》：

是什么一只神奇的手
雕塑了这无边无际的连绵
把万顷大海的波涛
凝固在西南边陲的高原

渗着阳光和血的泥土
是你丰沃的肌肉
那峻峭的岩石
是你隆起的骨骼

你坦然面对
历史千百次的
升沉和起落
毁灭与飞腾
该隆起的都已经隆起
该凹陷的都已经凹陷

你贫困在
大野里，听不见
市声与金钱的喧嚣
你富有，在默默中
奉献
你的每一块胸怀
铺出一片片
颠簸起伏的蓝天

你常常是沉默无言
迎着八面来风
用你丰富与长满新的枝芽
的痛苦，刻下一道道
岁月的伤痕

我坐在车里如坐在船中
蜿蜒在你的怀里
象梦里甜睡的婴孩
无声地翻读你
一页一页的思想